

斯米尔诺夫院士访谈 ——人类整体的与全人类的*

Ю. М. 列兹尼科 A. В. 斯米尔诺夫/文 刘丽秋 杜宇鹏/译

[译者按] 本次访谈主要探讨斯米尔诺夫的新书《人类整体的与全人类的》^①，它以丰富广博的历史哲学资料为基础，“指出欧洲文化中的实体逻辑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的过程逻辑的原初直觉之间的差别”。“全人类的”可以看作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对欧洲中心（实体）逻辑作出的抉择，这种思想的根源在斯拉夫主义、传统欧亚主义的学说中，同样体现在丹尼列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这些思想都强调文化逻辑。在前人的思想成果基础上，斯米尔诺夫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转换方式进行思考？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脱离这种单一的逻辑框架，并勾画出通往多元文化或文明的道路。访谈也更加明确了“意识”“理性”“文化”“文明”“文明认同”“文明规划”等概念。

[关键词] 文化 文明 人类整体的 全人类的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列兹尼科（以下简称“列兹尼科”）：作为第一批了解斯米尔诺夫著

*原文来自 Ю.М. Резник, А.В. Смирно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И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30 мая 2019 г.). Часть 1, ЛИЧНОСТЬ. КУЛЬТУРА. ОБЩЕСТВО. 2019. Том XXI. Вып. 3-4 (№№ 103-104), С. 290-307, 经作者授权发表，译文略有删节。本译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18ZD018）、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1世纪俄罗斯文化哲学新进展研究”（21XZB16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俄罗斯汉学远东学派研究”（21CSS032）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Ю. М. 列兹尼科（Ю.М. Резник），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任研究员；А. В. 斯米尔诺夫（А.В. Смирнов），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哲学协会会长，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代副所长。

译者简介：刘丽秋（1989—），历史学博士，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210094；杜宇鹏（1981—），哲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150080。

① Смирнов А.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и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М.: ООО «Са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ЯСК, 2019. 216 с.

作《人类全体的与全人类的》中的一员，我倍感荣幸。这本书是斯米尔诺夫院士多年别具一格研究的总结，部分成果已经以文章等多种形式刊登。

像您提出的，我们同事物打交道。在某种意义上，您的书也是事物，特征表现在它的名称中。书的文本是一种知识的凝练形式，在作者的书面叙述和读者理解过程中不断展开。按照您的观点，可以换一种说法：在书中包含对特定文化逻辑的概述，习惯上可以称为文化的全人类性，一方面同欧洲（整体上是指西方）文化的实体逻辑相关，另一方面也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过程逻辑相关。

我的第一个问题：这本书对于您本人而言有什么意义——多年研究的成果或研究方案及重要事物之间的“过渡性桥梁”，还是尚未揭示和具体化的事物本身，还是其他？

安德列·瓦季莫维奇·斯米尔诺夫（以下简称“斯米尔诺夫”）：列兹尼科，您知道，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即兴创作的，因为需要在中国开展系列讲座。这完全是中国教授张百春的主意，我并非指书名，而指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讲座的主意，很多哲学家在那里都曾举行过系列讲座。张百春教授也给我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并且实际上，我所思考的一切都在讲座中形成了。当然，这本书与讲座的文稿有所区别，但是我并没有尝试从中得出绝对书面文稿，即这本书是在讲座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的。我希望这本书并不是最后一本，因为最重要的书是那种将要出现的，而并非现在已经有的。

访谈主题一：关于意识、文化、文明、文明规划和文明认同

列兹尼科：我的第一组问题，受结论和专著第一章的启发，需要您更详细地解释。我从意识和文化的关系开始提问。在您看来，文化是一种意义设定的方法和主谓连接的能力，“为我们建立了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包括社会和语言”^①。在这本书的前三章中，您都持这种观点。确实，第三章讲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这种文化的过程逻辑，您进一步明确了定义，并强调，一方面“我们意识的活动永远是被理解的过程，是在直接（当我们给予他人理解某种事物的意见或论据时）或相反（当我们自己领悟世界或理解他人的言语或论点时）方向中缺失的（反射或不反射，清晰或隐藏在阴影中）知识型链条”；^②但另一方面，文化同时是一种“展开知识凝练的方式，从源头即原初的直觉开始，以扩展的结构结束”。^③那么，意义设定的出发点是什么？是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主谓结构，还是其他？

斯米尔诺夫：如果您选择某个特定的人并开始分析他的想法，他为什么这样做，而不那样做，他为什么写这个文本，文本的逻辑是什么，那么您应该从某个事物开始分析。当然，

① Смирнов А.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vs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М.ООО. «Са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ЯСК, 2019, С. 207.

② Смирнов А.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vs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М.ООО. «Са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ЯСК, 2019, С. 55.

③ Смирнов А.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vs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М.ООО. «Са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ЯСК, 2019, С. 61.

个人意识和文化始终相互影响，相互形成，但是为了开始分析，您必须以一些东西为起点。对我而言，以理想的意识模型为起点更适合。当文化以文本形式，以口头语言或非言语的思想记录的形式呈现——就是通过这种文化赋予我们理解世界的方法，对我们而言，世界变得有意义。显然，我们思考和建立逻辑推理的方式不能脱离社会的影响，也不能脱离人现有的文化环境的影响。同样，我们不能使一个人脱离语言，因为他的认知能力虽然不受语言的限制，但与语言的形成是一起的。同样，意识随着文化一起形成，并处在文化影响之下。因此，为了形成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文化实践是必不可少的，即使不是决定性的。我的主要观点是，在大的文化区域或文化共同体中，这些意识的构成方式和世界的逻辑构造方式是不同的。它们之所以不同，不仅因为它们是不同的世界图景或不同的世界观系统，而是因为它们在逻辑上是不同的。

列兹尼科：下一个问题。我不能完全理解，您对文明和文化含义的比较。您那样肯定地说文明是一种粗野的文化，或是已经凝结在“物质上”或以人工制品形式存在的文化，同样也是一种在其客观和主观方面统一起来的文化。^①

所以我的问题很明显：当一个概念通过另一个概念（相互确定）定义时，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汲取确定的性质？说实话，虽然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谈论这个问题，但我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一区别。这两种现象都是由您通过意义设定确定的。文化决定意识，并使意识变为可能，后者则延续文化本身，而文明完全处在边缘。文明源于文化，完全没有意识的支持。在这里，我头脑中又重新出现了一个事物同另一个事物不相符，而后者同第三者也不相符以此类推的情况。也许是因为我从字面上理解所有内容，而没有看到意识和文化相互关系辩证法意义上的细微差别和区间过渡。

我尝试换一种方式提问：既然意义属于文化并被称为“某种先验的东西”，那么作为“物质凝结”的文化得以构成文明的要素是什么？使物质具体化——是由人使用技术、获得的成果或其他东西创造的事物吗？或者，是您使用意思模糊的术语“共同财产”或“共同来源”表示的？请您原谅我要求您做过多具体说明，但是我确实不了解每个文明的精神独创性是什么。抑或“精神”这一概念仅指文化的表征，而文明（作为一种体现或客观化的文化）没有其自身的精神内涵？那么人类全体文明以何种形式呈现？您在专著第七章结合欧亚主义遗产包括欧亚主义者关于文化个性或和谐个性等方面提出了该规划。

斯米尔诺夫：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并理解意义设定的严格逻辑，那么我们将理解并能够回答听起来很具隐喻性的问题，但它也具有直接的含义——如何思考文化，文化为什么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表现。然后，很明显，就会理解社会制度的哪些模式可以扎根，哪些不能扎根，哪些将被接受并被认为是有意接受的，哪些将不会被有意接受。如果我们有这个逻辑概念，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切。

^① Смирнов А.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vs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М.ООО. «Са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ЯСК, 2019, С. 207.

如果我们从彼此相关的意识的理性联系领域入手，那么可以分出三个层次：感官知觉、语言和理论思考。感官知觉是将世界视为事物系统的能力，如果您称其为事实，它仍然是一个事物系统，不对事物分离就没有感官知觉。但什么是事物呢？为什么我们的意识赋予世界的是事物的系统呢？为什么印象派艺术家使我们重新获得的是具体事物，而并非抽象画面？

我将这种能力甚至是必要性称为主谓结合能力，即主语同谓语的联结能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看到世界是什么和什么样的，那么对于我们而言，世界就是不存在的。每个“什么”都是“某种形式”，每个“什么样的”也是“某种形式”，仅仅是因为“什么”与某个“什么”紧密相连。这就是不可以分离，不可以减弱“什么”和“什么样的”。尝试分离它们，您一定会陷入某种荒谬行为中。理解新柏拉图主义中的“一”——这是一种只接受“什么”而不接受“什么样的”的、没有谓语的尝试。我认为，这种尝试是不会成功的，包括尝试揭示谓语之前的意识体系。主谓联系是不能缩减的连接性，因为这里没有单独的“什么”和“什么样的”。它们不能分离，但是它们可以得到清晰的划分，不同的谓语可以归属一个主语，一个谓语也可以归属不同的主语。在我看来，这是我们意识的最初奥秘。

由此得出结论，如果有不同的思维模式，那么就有不同的理性。在非欧洲世界以及现在欧洲世界中，这种想法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如果存在不止唯一的理性，而至少有两个，那么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某种文化规划的主张就不能得以实现。

又会出现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以及如何表现？在我看来，俄罗斯思想史提供了可以被视为资源的东西，就像脱离某物，才可以寻找出路。这种资源是人类全体的思想，是聚合多种逻辑的思想，即不是容纳所有框架的任务，而是聚合，为每个不同的思想留下了实现每个文明规划的机会。但是，这不是现成的决定，可以像联合国决议一样采用，而这恰恰是用于讨论的领域，这本书的主要思想正在于此。

列兹尼科：现在让我们再一次确认“文明”的概念。在第三章的开始您写道：“通过‘文明’一词，我了解‘以物质形式’体现的文化，凝结在人为现象形式中。汽车既是文明的元素，又是文化的产物：科学体现在其中，从机械学开始到以材料科学结束，通过设计体现了美学、伦理学（危害最小化原则，安全系统）和很多其他的学科。科学、伦理学和美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展现了凝结的原始直觉。”^①乍看之下，您得出，“生活的”知识和经验（科学、哲学等）属于文化，而由人工制品和技术引起的所有客体化产物都属于文明。因此，您将材料科学、设计、安全系统（即所有属于实践科学应用和技术改进的事物）以及人类社会的固定形态都归为文明。^②我还想向您提一个问题：您是否同意下列观点？

文明（就局部意义而言）是历史上产生的组织某些民族和国家的个体或社会生活的方式，这些民族和国家具有共同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具有相似社会和政治制度形式，且主导的生活

^① Смирнов А.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vs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М.ООО. «Са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ЯСК, 2019, С. 61.

^② Смирнов А.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vs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М.ООО. «Са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ЯСК, 2019, С. 18.

方式相似（但并不一样），这种生活方式符合其文化逻辑并建立在特别的主谓结构上？或者您觉得这种定义是否合适？请您确定文明发展的基础。您在专著中论证多重文明发展的规划，该规划除了具有多样性的思想外，还具有文化逻辑的平等性和相互不可通约性的原则。很遗憾，应该承认，现今存在的大多数文明都是完全在其他基础上建立的。

斯米尔诺夫：我不反对这种解释。您明白，这不是不愿给出定义或不对此定义负责，这对我而言，还意味着知识不是仅根据欧洲思维的模式来建构。根据该模式，定义是框架的任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正如我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尼古拉·库赞斯基（Николай Кузанский）所说的那样，知识可以扩充，但毕竟已经有了定义的东西无法扩充。如何在保持自我状态的同时扩充和缩减，同时展示所有内在的力量？很显然，这不是定义公式。我同意您的见解，但与此同时，我在这里看到了另一种情况可以提出问题的机会：如何换种思路思考？

访谈主题二：逻辑-意义立场和知识型链条

列兹尼科：为了论证具体的文明规划的合理性，您建议使用逻辑-意义立场（以下简称LSP），同时展示其相对于普遍主义方法和文明方法的优势。

我的问题如下：如果LSP如您所想的那样有效和成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设置该文化的极限，这种文化不再是自己本来的样貌，而忽略了其实质或内容的统一性，那么它如何确定一种文明或文化与另一种文明或文化之间的区别？仅在意义设定上？但毕竟后者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改造，融合了许多文化特色和风格。

斯米尔诺夫：逻辑-意义立场的任务是看到思维模式并行性和不可通约性的差异，它们的理想模型基于不同的初始逻辑。内容的充实由此初始逻辑确定，反之亦然：初始逻辑与内容的充实相匹配。这不是一个新思想，但我的论点归结为以下事实，可能存在多个这样的模式。仅在两种情况下，您才真正明白文化和文明。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您在一种文化模式下成长起来，那么您在这种文化模式靠直觉接受，在我们遇到其他文化之前，我们低估了这种直觉的意义。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深入到其他文化的主要模式中，由于这种模式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专有财产，而是靠语言支持的，这种语言的统一性在一定程度上标记出其功能的稳定边界，由此提出了各种认同层次的想法。实际上，模式论设定了第二个层次，如果有民族国家，则对不同民族和国家是通用的；如果没有民族国家，则对不同的文化和历史领域是通用的。

“欧洲哲学史”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而“世界哲学史”是一个虚无的概念，您不能将不同的哲学传统置于一个概念之下，因为它们实践着不同的模式。什么是世界认同？有可能是世界公民吗？这是什么样的？没有文化、没有语言、没有特定思维模式的人就是一具行尸走

肉而已。一个人如果不从这种情况中摆脱出来，就不能成为世界公民。

列兹尼科：此外，为了理解您本人的逻辑（以及LSP的本质），我需要为自己和读者弄清您如何引入并证明另一个概念——“知识型链条”，该概念将具有认识过程特征的各种环节（认知行为）同自身结合在一起。^①后者不过是“按照我们的文化和知识经验将我们领会的加入习惯的知识型链条中”。^②知识型链条涵盖“文化为其所承载者提供获取知识、评论和通晓事物的方法和手段”。^③同时，知识型链条指出了思考的路径，从最初的直觉开始，到绝对结合性，再到广泛的话语权，包括主语和谓语的区分。认为至少有两种“链接技术”——实体技术和过程技术。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提出链接性，或进行链接。

在第三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过程逻辑”）中，您认为具有不同连接词和阶段的另一个知识型链条是可能存在的。很难与您争论，您是这个领域的专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具有与您已经描述的实体方案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为了解释阿拉伯-伊斯兰传统中流动的非空间逻辑，您介绍了“运转的”（行为的来源，“阅读的”）、行为本身（如“阅读”）和感知（感知到行为即流逝，“被阅读的”）的概念。此外，可以看到运行的和经历过的，但看不到动作本身或流逝（如属性）。您将其称为流逝或行为的直觉，它将主语和谓语结合在一起。这种直觉在实体逻辑和过程逻辑上是不同的。在欧洲文化中，这是对空间有限的直觉，而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这是没有外部边界并且在无起点和无限之间流动的集合体。^④这是连续的纽带和结合点，就像在伊斯兰图案装饰中。

请允许我再向您提出一个问题，在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过程逻辑概念中，西方哲学的存在主义是不是一种过程性的存在主义？

斯米尔诺夫：为了回答您的问题，我将回到直觉主义的有关内容。过程性思维是行为的图示化，而不是时间图示化。穆尔太齐赖派和苏菲派对阿拉伯世界观的哲学理解没有体现在我们的大学课程中，这令人惊讶。在穆尔太齐赖派的形而上学里，康德不可能以先验的形式将时空概念化，因为在这种形而上学中，最初的图示是永恒的与非空间性的行为。行为不在时间中发生，时间是行为的衍生品，但行为不能融入时间内部。当您将时间视为事件的容器时，便会使用空间直觉。在阿拉伯文化中，情况有所不同。在过去的五百年中，西方获得了全球影响力，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阿拉伯化的西班牙，阿拉伯和基督教文化的交汇最初显示了阿拉伯人无条件的文化优势。根据当代人的说法，相较于拉丁语，那时许多基督徒更好地掌握了阿拉伯语，并且阅读阿拉伯文学作品而不是基督教文学作品。但是，对阿拉伯文化的感知和复制并没有成为西方的主要路线。西方任何时候都没有抄袭别国文化，这就是它的力量。可能有必要向他人借鉴一些东西，但与思维模式有关的东西不能与技术成就一起采用。这意

① Смирнов А.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vs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М.ООО. «Са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ЯСК, 2019, С. 54.

② Смирнов А.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vs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М.ООО. «Са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ЯСК, 2019, С. 55.

③ Смирнов А.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vs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М.ООО. «Са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ЯСК, 2019, С. 55.

④ Смирнов А.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vs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М.ООО. «Са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ЯСК, 2019, С. 69.

味着思维模式的取代，或实践着另一种特殊能力模式。

访谈主题三：俄罗斯“人类全体的”规划

列兹尼科：我想问您一些有关俄罗斯文明前景的问题。通过分析俄罗斯和西方的相互疏远过程，您指出冲突的基础不是政治和经济因素，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化文明因素。^① 它们从许多方面解释了中东对抗问题，例如叙利亚问题，这不是单独适用于现代俄罗斯。西方文明发展的模式没有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支持，这引发了他们为追求真实生活方式的斗争。因此，穆斯林反对在伊斯兰世界中进行巨大的暴力实验，这会导致尘世和天堂事务的急剧不和谐，从而带来了激进的运动。而且，如果在文化和文明规划中考虑到这些冲突，就应该认识到它们处于全人类的、西方集体追求的垄断主义主张与人类全体支持的允许文明发展多样性主张之间的对立观点中。^② 在这方面，我同意您的观点，全球化可以理解为推动唯一化即推进西方文明规划的斗争时代。在您看来，它的替代方案是多文明世界的规划，其中包括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组成部分。

在专著的第五至第七章中，您详细描述了自己理论的源头——丹尼列夫斯基的人类全体的概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人类的概念和体现在古典欧亚主义中的人类全体的规划，首先是（特鲁别茨科伊、萨维茨基和苏甫钦斯基）欧亚主义奠基人的思想遗产。革命后的俄罗斯渴望将这些思想家联合在一起，使俄罗斯的发展与自己独特的文化逻辑保持一致。

请问，关于全人类的概念是您最初提出来的，还是在您读过这些作者的作品后形成的？

斯米尔诺夫：我想澄清一下，我并非古典欧亚主义的追随者，更不是欧亚主义者，因为已经没有古典主义，而现在所谓的欧亚主义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件。这个事件始于列夫·古米廖夫（Лев Гумилёв），尽管他自称是最后一位欧亚主义者，但实际上，他开启了欧亚主义的新阶段。我不能将自己归因于这一运动，仅仅是因为对于欧亚主义者而言，东正教是其不可改变的实质。确实，我后来又增加了对其他宗教信仰形式的认识。然而，对于欧亚主义的中心主题之一——思想统治，没有宗教信仰的热忱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我打算支持的观点。欧亚主义者对我有吸引力，是因为他们强调文化的逻辑。丹尼列夫斯基比较文化学的问题，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概念，在阿拉伯哲学研究中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因为它们成功地描述并系统化了许多事实。阿拉伯古典文化尽管非常了解古希腊、古罗马的社会及其文化，没有排外主义，尽管也作出尝试，却无法运用古希腊首先是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文化遗产来发展自己的法律理论和整个语言学体系。它们自己必须奠定理论基础并发展这些科学——这些是古典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最重要科学，为什么？

^① Смирнов А.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vs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М.ООО. «Са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ЯСК, 2019, С. 12.

^② Смирнов А.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vs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М.ООО. «Са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ЯСК, 2019, С. 23.

我的回答：因为不符合模式论提出的合理性。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学的概念描述了这种文化的完整性，这种文化完整性体现在各个方面，相互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我们说美学不是通过因果关系同逻辑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它们确定一种理论同另一种理论的对应关系。因此，很明显，我的研究方向朝着丹尼列夫斯基及其全人类性的观念发展。

列兹尼科：您指出，俄罗斯的多重宗教事实并没有被俄罗斯意识到和研究，在法律上、道德上和世界观上的差别同样没有被发现和研究。^① 您认为，正是由于俄国思想上未能理解自身的文化，是1917年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而这场革命在1991年被部分复制。您推测我们陷入了历史上的第三个后蒙古时期，尽管已经有第四个和第五个时期。您认为，彼得时代对俄罗斯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认同造成了巨大打击。这主要是由于俄罗斯社会的分裂，包括知识分子、精英和底层文化的分化。自彼得大帝时代起，知识分子就不再了解自己的人民，并且同政权进行对抗。在您看来，正是这种情况将知识分子归入漂泊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漂泊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对自己生活的地方漠不关心。

下一个问题。您认为，撕裂俄罗斯文明认同的主要断面是什么？为什么俄罗斯文明和俄罗斯人民是欧洲文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并被视为假晶现象？

斯米尔诺夫：我要说的是，对于俄罗斯而言，最致命的是确定一个单一的选择，以支持一种或另一种文明规划以及这种或那种认同。我们说俄罗斯是东正教国家，但穆斯林会说俄罗斯的伊斯兰教已有1400年的历史，俄罗斯人口中有2000万伊斯兰教徒，如此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国家，这完全不是一个穆斯林或者某个人刚刚来到的西方国家。在欧洲，穆斯林移民需要融入现有的社会关系网中，以免他们破坏这个社会关系网。也许通过多元文化主义方式可以解决这一任务，但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任务。多元文化主义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不断出现新的模型，因为事实证明，面对实践，每种模型都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在俄罗斯，另一个现实是我们共同生活，如果我们开始谈论一个明确的文明选择，那这将是终结。在我看来，这将导致与苏联命运相同的事情，更确切地说，不是命运，而是苏联在创建之初就作出的选择。顺便说一下，特鲁别茨科伊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是很正确的。因此，应尽可能避免不同文明方案的碰撞，如果不同文明方案发生冲突，那么这些方案只会将国家分裂。这些文明不能被放入一个框架，置于欧洲思想基础的模式之中，只能聚合这些不同的文明方案。应当聚集这些文明方案，使其中每一个方案都具备自身发展的可能性，但在这种情况下，彼此互不干扰。这就是应当思考的问题，我十分确信，相反的道路是一条自取灭亡、自我分裂的道路。认同意味着同一性，是一个严格的定义，对于每个人来说，这都是可能的，但要附带一些保留条件。我们绝不能将俄罗斯历史上集中起来的不同的文明规划区分开来，将它们进行对比并决定哪个更重要。不能将东斯拉夫的选择强加给所有文化，

^① Смирнов А.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vs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М.ООО. «Са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ЯСК, 2019, С. 93-94.

尽管我不是宗教人士，但我了解我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督教价值观决定的，即便它们对我没有宗教意义。同样，伊斯兰文化以特定的方式形成，它具有自己的内部逻辑。这两种逻辑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将它们进行对比。对于俄罗斯而言，这种多样性的不可逆性是保留自己文化的唯一途径。因此，如果强加一种文化给俄罗斯，那么任何单一的选择最终都会毁灭俄罗斯。

列兹尼科：您认为，欧亚主义者区别于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欧主义者，他们走得更远，他们不再是漂泊者，而是将俄罗斯-欧亚大陆的未来同自己的根基联系在一起。根据所有评论，他们的文化中心、文化个性、共同事业的思想、回归自己的本源的观点与您的观点极为接近。同时，您称作人类整体的世界秩序的观念是针对毫无根据的西方文化普遍性和权威性（普遍义务）主张的矫正方法。^①您写道：“人类整体的世界秩序的观念是维持人类精神表现形式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规划，该规划以多种文化中的多种逻辑展示自身。文化‘凝结’为文明，多极世界可以规划成多文明世界。”^②同时，从人类整体的层面上讲，您也指出“不同类型文化的聚合，展开了自身的知识型链条，并体现了合乎理性的不同类型。不可以将它们一概而论，即找到它们的不变本质”。^③很难不认同这个观点，我的问题是，如果欧洲文化固有的实体逻辑有其自己的词或连接词“是”（或“有”“存在”），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过程逻辑的连接词是“依据”，从您的角度来看，哪个词对于俄罗斯文化而言，在更大程度上符合其认知过程的特点？是否有可能假定其内容包含在“共同事业”表达形式中或是在词语“教堂”/“聚集”中，且其内容的解释和构建是全主体性的特权？^④

斯米尔诺夫：我不会说“聚合性”是俄罗斯文明特征的关键词，尽管这对于理解全主体性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词。当然，“聚合”这并不是一个内容丰富的词，但是与这类词中的其他词却有明显区别。词有意义，对此需要注意。例如，我们习惯说“统一”，但是，多样性统一的背后是什么？为了实现统一，您必须再次应用固定模式。在实体逻辑的情况下，它是一种；在过程逻辑的情况下，它将是另一种。因此，聚合是统一的结果，但不是亚里士多德逻辑所推断的。实际上，我们共同的事业是理解发现俄语、俄罗斯文学作品、俄罗斯历史事实背后的理性模式。

列兹尼科：没有预先解释，我立即提出以下问题：如果您所理解的“全人类的”，是以全球文明规划的形式预设一种单一性和无可选择性强加给另一个民族及其文化，而“人类整体的”，如您所说的承载着“每种文化逻辑的价值和不可规约性，构成多文明规划的最重要的论据”，^⑤那么为什么您在实现此规划中将俄罗斯确定为决定性或首选角色？仅仅是因为人类全

① Смирнов А.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vs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М.ООО. «Са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ЯСК, 2019, С. 204.

② Смирнов А.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vs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М.ООО. «Са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ЯСК, 2019, С. 204.

③ Смирнов А.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vs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М.ООО. «Са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ЯСК, 2019, С. 62.

④ Смирнов А.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vs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М.ООО. «Са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ЯСК, 2019, С. 206.

⑤ Смирнов А.В. Вс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vs обще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М.ООО. «Сад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ЯСК, 2019, С. 28-29.

体的概念是在俄罗斯哲学中发展起来的？或是因为我们处于文化和文明发展不同取向的十字路口？

斯米尔诺夫：我坚信俄罗斯尚未了解自身。俄罗斯的巨大滞后性不是因为它没能很好地践行欧洲模式，而是因为俄罗斯始终不了解自身，无法根据自身的发展逻辑设置自己未来的方案。在我看来，这种逻辑既体现在我们的语言中，也体现在我们的历史中。举一个小的例子，不久前在俄罗斯科学院举行的托洛奇科（П.П. Толочко）新书《存在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乌克兰》发布会上，报告人中有一位提到了果戈里，提到了小俄罗斯和大俄罗斯及其处世态度、个性和创造力。不能将这些方面视为某些“整体”的“部分”，也不能说“果戈里”是某个事物的“整体”，其中包含了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部分”，这将毫无意义。这不是“部分”，而很可能是统一性的方面，它们中的每一个主体，此时都表现出另一方面。每个方面都是不可摧毁和不可失去的，如果将果戈里变成“乌克兰”或“俄罗斯”作家，那将不会有果戈里。在我看来，俄罗斯在其历史上，在自己存在的过程中，一直体现着这种全主体性逻辑，哲学家的任务是将其挖掘出来并对其进行反思。

现在很明显，多数的文明地区（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并没有准备接受西方的全球化规划。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文明冲突？是划分界限吗？但所有国家都会超出这个界限，那么需要思考一种允许所有国家存在并实现自己的文明，且并不觊觎世界霸权的模式。在这里，人类全体的观念开始发挥作用，它肯定了一切，也没有否认任何东西。

列兹尼科：最后，我还有一个作为结束这次访谈的问题。没有固定的政治机制，就不可能在俄罗斯实施全人类性的规划。我赞同这项规划，并希望像其他很多规划一样，必须要在政治和经济规划中大力运行和推动发展。您认为，为了这个规划，是否需要一个单独的政党或团体来吸引新的代表加入人类全体的规划中呢？

斯米尔诺夫：您明白，您所说的这些涉及政治策略、政治斗争，我并不是说我的观点明天就应该直接体现在政治活动或决策中。如果在讨论我们未来的发展问题上，能考虑到人类全体的观念，那我将会感到欣慰。但是，在成为政治决策或在作出这样的决策时将其考虑在内之前，这个想法本身必须被我们接受。从本质上讲，不能强加这种想法。这种思想提出的是团结而不是分成各类党派，人类全体的观念提出的是与我们过去30年来一直执行的政治结构不同的另一种政治结构。

（责任编辑：李天驹）